

(接上页)

熬过来的？这简直疯了，彻底疯了！”

她忽然在路边停下脚步，抓起我们的手时猛得一拉，她冻得通红的脸在月光下<sup>(因)</sup>惊叹而圆润：“哦，天哪，你们快看那个，看啊！”

我和拉菲谁也看不出来她到底在看什么。

细小的颗粒从高空飘落，落在草地上，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它们附在凝冰的草叶顶端，像一朵朵湿润的白色小花。我完全没察觉，拉菲也没有。我们是芝加哥的男孩，从小在湖雪中长大。

但伊娜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她仿佛看到蛋壳从天而降，下落，创造出大地。

她站在那条冰冷的人行道上，冻得近乎要死，却满心喜悦地骂我们：“你们看看啊！快看哪！你们这两个傻瓜！为什么没人告诉我，雪是什么样子的？”

伊娜·阿洛伊塔在一个周六的早晨走下海滩，寻找漂亮的材料。她带着七岁的嘻哈莉缇同行，他们把阿法和拉菲留在家里，两个男孩正趴在地毯上玩变形机器人玩具。海滩离他们位于毛木小村附近的平房不远，房子建在岛屿东岸的悬崖与大海之间的一片浅滩上，地处法属波利尼西亚图阿莫群岛中的马卡特亚岛上，距离任何大陆都远得不可思议——一片绿色的纸屑，法国人用这样的词形容这些环礁，遗落在一望无际的蔚蓝中。

伊娜出生于火奴鲁鲁，父亲是夏威夷籍的一级海军士官，母亲是大溪地的空姐；她在关岛和萨摩亚的海军基地长大，又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庞大的大学就读，在前往马卡特亚之前，她曾多年在大溪地帕皮提的豪华连锁酒店担任女仆<sup>(?)</sup>，然后划船横渡 150 英里<sup>(1)</sup>，来到这座岛屿种菜、捕鱼、编织、缝制<sup>初</sup>，养育两个孩子，并努力找回活着的意义。马卡特亚，便是拉菲·杨最终再次找到她的地方，两人在岛上结婚，尽可能地

11: 1英里约合 1.609 公里。

(接上) 养育家庭，远离日渐沉重的现实世界。

四年光景，足以让伊娜·阿洛伊塔确信，她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享受她那阴暗不定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像螃蟹般敏捷的阿法，以及笨拙胆怯的哈莉提。她种植芋头、面包果、栗子、茄子和牛油果。她制作螺壳雕塑、露兜树篮子和绘有曼曼陀罗图案的石头。偶尔，有游客为了一睹岛上的传统建造遗迹或攀登那壮丽的悬崖而来到马卡特亚，其中有人会买走她的某件作品。

伊娜把她拾海作品陈列在自家院子里，将那间修复过的小屋后方的丛林边缘改造成一个无人欣赏的露天博物馆。风藤与紫金牛藤蔓爬上她的作品，将其覆上一层绿色，正如丛林曾吞没岛上的那些锈迹斑斑的引擎残骸与磷矿时期遗留的铁轨。

那天早晨，母女俩在潮水间徘徊，翻找宝物，收获颇丰：蛤壳、蟹壳、蜗牛壳、漂亮的珊瑚碎片与被海浪打磨得发亮的黑曜石。她们走过布满盐晶的石墙，直到浪花拍岸之处，最惊艳的宝藏总藏身于目光所及之处。——

哈莉提找到一块平滑的蓝石头，浸湿后闪闪发亮。

“是宝石吗，妈妈？”

“是的，它当然是宝石，就像你一样。”

女孩觉得可以放心地笑了。她把那块石头塞进一个网袋，准备带回家去。等一会儿，她会和母亲一起商量，用那些光滑、斑斓、熠熠生辉的小东西做些什么。

在她们搜寻的过程中，伊娜·阿洛伊塔给女儿讲起了塔阿罗阿的故事。

“你能相信吗？他用自己蛋壳的碎片建造了整个世界！”

伊娜小时候就是从母亲那儿听来这个故事的，当时她七岁，在威基基海滩边，离钻石头山还有两英里。而如今，她又将这个神话讲给另一个七岁的陌生小艺术家听，一个极其需要勇敢传奇故事的孩子。这个世界之所以明亮而充满惊奇，正是因为它是由空虚与无聊中诞生的。万物开始于静止与等待。这正是讲给一个阴郁而焦虑的小暖的最佳故事。

伊娜正讲到自己最爱的部分——塔阿罗阿召唤所有艺术家来帮忙——哈莉提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伊娜连忙越过石墙奔向女儿，到处寻找可能的威胁。在哈莉提身边，总有威胁。她的亲生父母在她刚记事时就不在人世了。在那之后，她从未忘记，这个世界随时可能把一切夺走。